



素

问

识

《素问识》多纪元简 著
 《素问绍识》多纪元坚 著
 《素问补识》胡天雄 著

胡静娟 黄芝蓉 罗霞 整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素问三识

胡静娟 黄芝蓉 罗霞 整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素问三识 / 胡静娟, 黄芝蓉, 罗霞等整理.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32-0273-2

I. ①素… II. ①胡… ②黄… ③罗… III. ①素问-研究 IV. ①R2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8928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亚通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7 字数 779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0273-2

*

定价 58.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前 言

《素问》与《灵枢》一起合称为《黄帝内经》（简称为《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著作。此书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大约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先后撰写、加工、整理、汇编、增补、修订而成书的。当时的撰书者有崇古之风，为了提高书的权威性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常常不署作者本人的姓名，而是托名于古代帝王或圣贤。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由此可知，《本草经》之托名于神农及《内经》之托名于黄帝，也就毫不为怪了。

《素问》的内容博大精深，其所论涉及人体解剖生理（藏象、经络）、病因、病理、诊断（辨证）、治疗、疾病预防、养生保健，以及人与自然、阴阳、五行、运气诸学说在医学中的运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秦汉及以前我国医学的突出成就。此书以朴素的辩证法为指导思想，总结了当时的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和重视，被奉之为圭臬。《素问》是一部古医书，然而其所论又超出了医学范围，实为中国古代医学及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

《素问》由于成书年代久远，文字古奥，义理艰深，加上衍缺错简不少，披阅实在不易，深刻理解更难。自唐代王冰注解《素问》以来，历代竞相诠释此书者不乏其人，大多仁智互见，各有短长。除了宋、元、明、清诸朝有许多医家或学者悉心研释此书之外，国外如日本的汉医学家中亦有长期潜心研读《素问》者，如19世纪日本多纪氏一族，竟曾有祖孙三代多人穷究精研此书，并且取得不小的成果。日本汉医多纪元简的父亲曾对《素问》下过许多工夫，他殷切期望儿子也能朝夕有志于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多纪元简不但肆力精研《素问》，而且于公元1806年撰成《素问识》一书。元简之子亦复克绍箕裘，几个儿子均在医学上有所成就。40年之后，其次子多纪元坚又继承乃父之志，复撰《素问绍识》4卷。此两书的先后问世，均为《素问》之考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颇获中国学者的好评。

胡天雄老教授于青矜之岁即醉心于攻读《素问》，曾经广泛搜罗历代诸家注本，及至觅得多纪父子二《识》之书，如获至宝，喜不自胜。乃昼夜研读，反复领悟，不禁深深地服膺其见解之精辟独到。然而多纪父子之书并非白璧无瑕。囿于当时的种种条件，许多后世所发掘的相关出土文物或新的参考资料，多纪父子根本无缘见到。胡老决意在多纪父子二《识》的基础之上探颐索隐，拾遗补缺，刮垢磨光，进一步发皇岐黄之学。于是夙兴夜寐，朝乾夕惕，殚精竭虑，奋力笔耕，乃于上世纪80年

代撰成《素问补识》一书。这是继多纪父子《素问识》和《素问绍识》之后又一部精心研读《黄帝内经·素问》的笔记型著作，其学术价值更是远远超过前二者。

《素问补识》既精辟地阐发了《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又勇于纠正其讹误及衍缺错简，遵古而不泥古。书中并非对《素问》全文加以通释，而是选择某些疑点难点，多方予以考证，明白晓畅地加以通俗易懂的诠释。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之说，又有男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之论，其中的“天癸”究竟指的是什么？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精血”二字。胡老在《补识》中先引用明代张景岳之说：“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是皆天癸在先，而后精血继之，分明先至后至，各有其义。焉得谓天癸即精血，精血即天癸，本末混淆，殊失之矣。”接着又指出：“景岳懂得‘天癸在先，而后精血继之’，但也只说到‘天癸者，天一之气也’为止，毕竟处于模糊之中。若在今日，不过‘性激素’三字而已。男女至一定年龄，女性由卵巢分泌雌激素，男性由睾丸分泌雄激素，皆直接进入血中，故女子月事以时下，男子精气溢泻。”胡老用“性激素”三字来解释“天癸”，既精当，又很确切，可谓言简意赅，真正做到了“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指阴阳）可调”之论。这“七损八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历代注家作了长篇累牍的解释，却始终不能得其要领。胡老在《补识》中指出：“历代注家对七损八益作了各种探讨，约之可分为三说（不包括杨上善）：①以七代表阳，八代表阴，持此说者有张景岳、李中梓等人，如张云：‘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损为阳消之渐，八益为阴长之由。’②以七代表女，八代表男，有王冰、汪机、马蒔、姚止菴等，认为女子以七为纪，月经宜按时而下，所以称为损；男子以八为纪，精气宜于充满，所以叫做益。③多纪氏引用日本医家的说法，认为由少而壮，叫做益。在此阶段女有四个七，男有四个八，所以有七损。自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出土以后，这个疑团被解开了。原来七损八益，说的是‘房中术’中的七项禁忌和八种方法。”接着又对竹简有关七损八益的具体论述加以摘引和解说，这样终究使问题得到了明确而又彻底的解决。

胡老还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素问》的某些论述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例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有“并乃狂”之论，胡老作了这样的解说：“张云：‘并者阳邪并入阳分，谓重阳也。’天雄按：意即两阳相并也。一青年，初以‘心动过速’请诊，察其面部发红，唇舌色绛，脉则滑数有力，知为心胃火盛所致，乃书苦寒降泄之品与之。患者服药数帖即停，其母虑其体虚，杀鸡并以温补药炖之与服。未几，因事拂意，遂发狂病，怒骂殴人，不避亲疏，乃入省精神病院住院近半年之久，而脉证如故。余以脸红舌绛即‘阴不胜其阳’之表现，心动过速，脉数有力，即所谓‘脉流薄疾’也。鸡为肝畜，最能助火，又加温补药炖之与服，鸡与温补药均为阳性药也，本为阳病，又加阳药，正是阳邪入阳分之意，‘并乃狂’，不亦宜乎？乃

投柴胡龙骨牡蛎汤加减以泻火豁痰，一服而效，服七十余剂不再复发。”诸如此类的解说，十分令人信服，足证《黄帝内经》所叙医学理论至今仍然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胡老治学极其严谨，对待历代注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总是根据本经而参之以它经，客观冷静地加以分析，证以成训，必反复推敲而后定其是非；凡辞义艰深而不易训释者，则化雅为俗，深入浅出，务必通达其辞义；凡多纪氏父子二《识》之中一些识有未及见或不周的问题，力求一一为之补正；其因年代久远，文残简脱，理不可通者，则实事求是，阙疑存殆，不作强解，体现了一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多纪父子的二《识》与胡老的《补识》，原来都各自成为独著，倘能将三书汇编在一起，披阅更为方便，自然很符合读者需要。胡老的女公子胡静娟与黄芝蓉女士皆为上世纪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曾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及中医文献研究，又都多得胡老直接指点，并对《黄帝内经·素问》做了精心研读，多有深切体会。她们早就下定决心，要将多纪父子的二《识》和胡老的《补识》合编在一起。彼此共同切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合编书稿，名之曰“素问三识”。坚信此书的梓行问世，必将为广大中医界的朋友、中医药院校师生及古代文化爱好者，提供一本研读《黄帝内经·素问》的良好参考书。

周贻谋于长沙梨子山

2010年3月

《素问识》序

丹溪朱氏云：“《素问》，载道之书。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信哉言也。余蚤承箕裘之业，奉先考蓝溪公之庭训，而治斯经，颛主王太仆次注，矻矻靡枕，十余年矣。然间有于经旨未惬当者，又有厝而不及注释者，虽经嘉祐阁臣之校补，犹未能精备焉。于是采择马蒔、吴昆、张介宾等诸家之说，更依朱氏之言，参之于经传百氏之书，以补其遗漏，正其纰缪。至文字同异，释言训义，凡可以阐发经旨者，简端行侧，细字标识，久之至侧理殆无余地矣。迨庚戌冬，擢于侍医，公私鞅掌，呼吸不遑，遂投之櫛中，不复为意。辛酉秋，以忤旨被黜，而就外班，遽为闲散，是以再取而繙之，欲有所改补，奈何年逾半百，双眸昏涩，不能作蚕头书。因窃不量荒陋，别为缮录，厘成八卷，名曰《素问识》，如其疑义，则举众说，不敢决择是非。诸家注解，与王旧说，虽异其旨，亦可以备一解者，并采而载之。虽未能殚斯道之至赜，钩经文之深义，然视之明清诸注，句外添意，凿空臆测，以为得岐黄未显之微言者，其于讲肄之际，或有资于稽考欤！呜呼！先考逝矣！而六年于今，其将质谁？稿初完，不禁废卷而三叹也。

文化三年丙寅，秋九月十有一日，

书于柳原新筑，多纪元简廉夫

《素问绍识》序

《素问绍识》何为而作也，绍先君子《素问》之识而作也。先君子之于斯经，自壮乃为人讲授，称为绝学。考究之精，宜无复余蕴。《绍识》之作，当为赘旆。而敢秉笔为之者，抑亦有不得已也。杨上善《太素经注》世久失传，顷年出自仁和寺文库，经文异同与杨氏所解，虽不逮启玄之究，然其可据以补阙订误，出新校正所援之外者颇多，则不得不择以赅续，此其一也。先兄柳诒先生，夙承箕业，殚思研索，将有撰述。而天不假之年，中岁谢世。其遗言余论，卓卓可传者，仍有读本标记存，固不得不表出以贻后，此其二也。近日张宛邻琦著有《素问释义》一编，其书无甚发明，然其用心亦挚，间有可取。他如尤在泾等数家之说，或有原《识》之未及引用者，更有一二亲知寄赠所得者，俱未可全没其善，此其三也。乾隆以来，学者专治小学，如段若膺，阮伯元，王伯申诸人。其所辑著，可藉以证明经义者，往往有之。亦宜摘录以补原《识》者矣，此其四也。此皆《绍识》之所以为作，而愚管之见，亦僭录入，以俟有道是正之。昔姚察为《汉书训纂》，其曾孙班续而著书，题云《绍训》，今之命名，窃取其义云。

弘化三年岁在柔兆（丙）敦祥（午）八月望，

江户侍医法印尚药兼医学教谕多纪元坚撰

《素问补识》序

《素问》称载道之书，为医书之祖，古代名医之学，多由是而出。西汉淳于意以诊法名标史传，皇甫谧称“其学皆出于《素问》”；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垂万世辨证论治典范，自称“撰用《素问》”。尔后自晋唐以迄宋元明清诸家，无不以尝其一脔，即以医鸣，史册俱在，历历可稽也。顾辞意艰深，历来号为难读，加之年代久远，误文错简，时有所见，自唐·王冰次注以后，接踵者代有其人，开发童蒙，宣扬至理，披荆斩棘，厥功难没。徒以全文注释，难有通人，一则由于条件所限，多闻不屑于阙疑，于是不解者必臆度以为解；一则由于遵古太过，以为注疏不可以破经，于是难通者必委曲使之通。夫臆度为解、委曲使通者，离岐黄之本意远矣！《素问》精气之说，其源盖出于道家，常与形体为对待，精气为阳，形体为阴，凿凿可据也，注家则谓“以形精言，则形为阳而精为阴”；天真一词，亦道家语，《庄子》“真者，所受于天”，即其例证，注家则谓“天真者，天一始生之真元也”。凡此皆所谓臆度以为解也。脾主为胃行其津液，非胃为脾行津液，此常识也。“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此错简也，注家则谓“为之，为脾也，运太阴之气入诸阳也”；关、阖、枢三者，言阴阳之门各有三部：关为门闩，阖为门扉，枢为门轴。离之则三阴三阳，合之则一阴一阳，故谓之阴阳离合也。自关误为开，注家则谓“开者主出，阖者主入，枢者主出入之间”。凡此皆所谓委曲使之通也。盖臆度为解者，解其局部必难解其整体，故持“形为阳，精为阴”之说者，至“天有精，地有形”则其说穷；委曲使通者，通于此处必难通于彼处，故持“开阖枢”之说者，至“折关败枢，开阖而走”则其说穷。是诚解其所解，非吾之所谓解；通其所通，非吾之所谓通矣！

日本汉医多纪元简知《素问》之难读也，乃一反全文通注之例，摘其疑点难点，采集诸家之说而是正之，诸家之意有未愜、义有未尽者，则加按语以申己意，其疑而未决者则阙而置之，于公元1806年成《素问识》八卷。后四十年，其次子元坚继承父志，又有《素问绍识》四卷之作。两书取材严谨，立论客观，鄂人杨惺吾氏1880年访书东瀛时，即谓多纪之书，有三善焉：“宋元以来，儒与医分途，业岐黄者不问经史，多纪则胸罗四部，一字无假，此一善也；《素》《难》《伤寒》，传自秦汉，古言古义，谬解实繁，多纪则旁稽《苍》《雅》，疑滞皆通，此二善也；病情万状，昔无今有，拘者泥古，食焉不化，多纪则有善必录，不弃时贤，此三善也。”余年十有五从叔父仁斋公习医，二十一岁时始矢志读《素问》，于疑难处，多所未解，遍索诸家注解，不惬意者仍多，方自咎知识浅薄，不敢疑议前哲。及读多纪氏书，遂觉灵钥顿启，视野廓然，乃知群公注释，其精辟独到、直撷精华者固多，而委曲使通、臆度

为解者正复不少。此无他，全文通注之难也。孔子有言：“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多纪氏之书有益于读者明矣。自《素问绍识》成书以来，又历一百四十年，此其间英贤辈出，于《素问》一书刮垢磨光、勾隐发微者大有人在。诸如清末经学家考之以音韵训诂，现代考古学家证之以出土文物，而并世耆贤、杏林新秀，或出教学所得，或事科研所及，多能匡正误文、阐发精义。此皆多纪氏父子所未见。即使先秦典籍，后世专论，涉及《素问》者不少，或为多纪氏父子所不见，或见之而未采摘者为数尚伙。不揣简陋，爰将平日读书笔记及教学心得，仿多纪氏例，加以整理，复选前修卓识、后贤创见，补苴罅漏，哀集成册，颜曰《素问补识》。补所阙脱，识其管见，凡诸疑难，务求通贯。众说纷纭者，援经文以定其是非；误文错简者，析义理以复其本源。循古人之言，探古经之理，庶几此处与彼处不悖，局部与整体一致，虽时移世异，论说或迂；而薪尽火传，源流自畅。其隐晦艰涩，蠡测难明者，悉付阙疑之例，以待教于高明。

庄生之言曰：“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积学不厚如我，而欲上穷《灵》《素》，探中医学渊源，其“无力”也，尚何待言？初稿差就，曾以部分文稿，千里驰书，就正于南京中医学院吴考槃教授，多承指正；湖南中医药研究院李聪甫研究员及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学者、《内经》专家项平教授相继惠书，匡其不逮；其他同行旧雨，海内神交，有来函专题切磋者，有奖饰慰勉者，他山之石，惠我实多。而莘莘学子执经问难，亦时有启迪之功。皆此书之所赖以玉成，谨此并致谢意！

本书初稿，萌意于1980年研究生班讲课时，1982年始着手执笔，嗣因主编学报，心力交瘁，几乎无暇及此，朝乾夕惕，不改初衷，有时仅日书数行而已。1988年退休后，又奋其余生者一年有半，增修润色，乃竟全书。前后历时八载，易稿数四，小女静娟以工作余暇，协助整理，反复缮写，劳积实多，因附其名。

双 峰 胡天雄

公元1989年秋日于湖南中医学院

审定后记

己卯冬，小女静娟及其同事黄芝蓉女士将撰《素问三识》，欲以多纪氏父子之《素问识》《素问绍识》与余所著《素问补识》，汇编成册，以利学者。余谓多纪氏父子，治学态度严谨，学识渊博，余书浅薄，何能与之并列，且成书仓促，校改粗疏，错漏不少，必欲为之，非大加修改不可。因取《补识》复读，重加审定，因文字及标点错误而更正者若干处，因文意不完而修改者若干处，增补条文者亦若干处。既毕审视，似较原书差胜一筹。今春秋七十有九矣，自知来日无多，今后将无余暇复及此书，则谓此书为《补识》之定本也亦可。静娟其勉之。

天 雄

1999年12月

[识] 《素问》 解题

黄帝 下《系辞》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国语》曰：“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黄帝。”《史记·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司马贞曰：少典，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姓公孙，名曰轩辕。《河图》始开图曰：黄帝，名轩辕。皇甫谧曰：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胡宏曰：始作轩车，故曰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家语·五帝德》云：其生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大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司马贞曰：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螭见，是也。又滑惟善《宝楼记》曰：以戊己日生，故以土德王。王充《论衡》云：“谥法曰：静民则法曰黄，德象天地曰帝。黄帝者，安民之谥也。按汲冢周书，《谥法》文黄，作皇。知是分解皇帝二字。《论衡》肆改耳。”应劭《风俗通》云：“黄，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与地同功，故先黄以别之。”按上世之传暗忽，如黄之义，亦未知孰是也。《尔雅》：“帝，君也。”《说文》：“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

内经 《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及白氏扁鹊内外经之目。内外，犹韩诗内外传，春秋内外传，庄子内外篇，韩诗内外储说。相对名之焉尔，不必有深意。《越绝书》有《计倪内经》《内经九术》等篇，盖义与此同。而吴昆、王九达并云：“五内阴阳谓之内。”张介宾云：“内者，生命之道。”杨珣云：“内者，深奥也。”《针灸详说》方以智云：“岐黄曰内经，言身内也。”《通雅》然则其外经者，载身外之事。其言不深奥者与？既收诸医经中，则诸家之说，皆可从也。经字，孔安国训为常，刘熙释为径。陆德明云：经者，常也。法者，径也，由也。按汉时有纬书，因考经原取之于机缕。纵曰经，横曰纬。详《说文》，我为然。荀悦《申鉴》云：“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是也。《礼记大全》严陵方氏云：“经者纬之对，经有一定之体，故为常。纬则错综往来，故为变。”此说得之矣。张华云：“圣人制作曰经。”非也。胡鸣玉《定讹杂录》云：《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云：“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此庄周寓言，不可为据。《史·儒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杨用修曰：“六艺以经称，始于《礼记·经解》，再见于此。予按《礼记》‘经解’二字，系后人名篇，夫子语中，并无经字，盖夫子时未以经名也。”

素问 林亿等以为问太素之义，是也。《史记·殷本纪》，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隐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列子》《乾凿度》并云：“太素者，质之始也。”《管子·水地》篇云：“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汉·艺文志》，《黄帝太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故曰《太素》。”《素问》乃为太素之问答，义可以证焉，而其不言“问素”，而名“素问”者，犹屈原《天问》也，倒其语焉尔。全元起云：“素，本也；原见扬雄方言。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原，五行之本，故曰素问。”义未太明。吴昆、马蒔、张介宾、王九达，皆以为平素讲求问答之义，赵希弁《读书后志》云：“昔人

谓《素问》以素书黄帝之问，犹言素书也。”颜师古云：“素谓绢之精白者。”俱臆度之见而已。至《云笈七签·真仙通鉴》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问之作《素问》。”则荒诞极矣。

按《内经》十八卷，仿见于《汉·艺文志》。而《素问》之名，出张仲景《伤寒论·序》，曰“《素问》《九卷》”。《北齐书·马嗣明传》：“博综经方《甲乙》《素问》。”《北史》：“崔暕以《素问》《甲乙》，遂善医术。”其于史传始见此。《九卷》，即今之《灵枢》。详见《灵枢综概》。以《素问》《灵枢》之二书为《内经》者，出皇甫谧《甲乙经·序》，曰：“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自此以往，历代诸家，无复异论焉。而胡应麟独谓：“《素问》，今又称《内经》。然《隋志》止名《素问》，盖黄帝内外经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后人缀辑，易其名耳。《经籍会通》，此最有理。然晋去汉未远，皇甫氏之所序，或是古来相传之说，亦不可废也。”

此书实医经之最古者，迨圣之遗言存焉。而皇甫谧以下历代医家，断为岐黄所自作，此殊不然也。盖医之言阴阳尚矣。庄子谓疾为阴阳之患。《左传》医和论六气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吕览·重己》篇云：“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班固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可以见矣。而汉之时，凡说阴阳者，必系之黄帝。《淮南子》云：“黄帝生阴阳。”又云：“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高诱注云：“说，言也。言为二圣所作，乃能入其说于人。人乃用之。”刘向云：“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汉志阴阳医卜之书，冠黄帝二字者，凡有十余家，此其证也。此经设为黄帝岐伯之问答者，亦汉人所撰述无疑矣。方今医家，或牵合衍赘，以为三坟之一。或诋毁排斥以为贗伪之书者，俱失焉，前哲论及此者亦颇多。详见于后汇考中。

第七卷已亡于晋，皇甫谧《甲乙经·序》曰：“亦有亡失。”《隋·经籍志》云：“《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又云：“《黄帝素问》八卷。全元起注。”越，盖起讹。据林亿等说，全元起所注本，乃无第七一通，上至晋皇甫谧甘露中，已六百年。而王冰为旧藏之卷，以补七篇。按王氏所补，与《素问》余篇文，迥然不同。其论运气，与《六节藏象论》七百十八字。自“岐伯曰昭乎哉问也”，止“可得闻乎”。新校正曰：全元起注本及《太素》并无，疑王氏之所补也。全然别是一家言。明·缪希雍既已辨白，见后《汇考》。林亿等以为阴阳大论之文。王冰取以补所亡，今考王叔和《伤寒例》所引阴阳大论之文。曾无所见，宋臣之说，乃难从焉。

隋以上不知其篇数几也。据宋校正之说，全氏注八卷六十八篇，而至王冰补七篇，又分于《宣明五气》篇，作《血气形志》篇，取乎《刺齐论》，作《刺要论》，分于《皮部论》，作《经络论》，拔于《病类论》，作《著至教论》。并此四篇，及所亡《刺法》《本病》二篇。改易篇目叙次，共二十四卷。以为八十一篇。盖仿《道德经》《难经》也。今所传遗篇二篇，此乃王冰已后人所记而作。经注一律，出于一人